

曹驗錄

初集
卷二



醫驗錄 初集 下卷

晚菴吳 楚天士著 族弟元度坦公氏授梓

同學諸子

評閱

男

若梅香林氏全較
貫宗芳洲氏

長齡橋鄭兄

字

壬戌年正月失血咳嗽起遂發潮熱

服藥久不愈乃就治于名醫某先生服藥月餘更劇至六

月中旬始就余診之其脉虛數無力余問兩側皆可卧否

答曰兩邊皆可側卧但不安神余曰賀賀是可治也又問

服藥若干答曰月餘以來服過三十餘劑余曰噫幾殆矣

服彼藥得無嗽熱有加乎答曰豈但嗽則益之以喘熱則



先之以寒痰則時時帶血而且飲食漸少口中無味胸腹
脹悶面上時時火起余問其方可是白前桑皮蘇子花粉
黑參丹皮地骨皮麥冬天冬百合貝母枇杷葉等項乎答
曰果是一毫也不差余曰今欲爲兄用參芪能信服乎答
曰前某先生及諸醫皆云有火恐不可補余曰此俗見也
兄病本可治若膠執俗說則可治者亦終至于不治殊爲
可惜余不惜婆心爲兄饒舌極欲曲全兄命非故翻駁名
醫也六抵失血之症起初雖或有火亦必由于肺氣不固
肺氣不固則不能攝血而血溢出失血之後肺經益虛則

加咳嗽亦有。不經失血而咳嗽者。初亦或由風寒而起。或由火炎氣逆而起。追嗽之既久。則同歸于虛矣。何也。自日咳之時。時咳之氣。有出而無入。則虛矣。如人家日支費銀錢若干。曾無絲毫利益收入。即百萬之富。亦有窮時。況本非素封者乎。而其家有。不窮乎。氣之由咳而虛。亦猶是也。在病初起。或者猶有餘邪。清瀉之劑。猶可暫用。至于久則必虛矣。醫家不惟不補。反加清瀉。如花粉。黑參。二冬。二母。使脾虛者服之。飲食頓減。胸腹脹悶。脾土不旺。則不能生肺金。而肺益虛。又加以白前。桑皮。蘇子。諸宣散辛降之味。

大瀉其已虛之氣。不至肺絕不止也。蓋蘇子主降氣實而逆者宜之。若氣虛方慮其下陷。可更降之。使不得升乎。桑皮味寒。白前味辛。寒則瀉熱。辛則散邪。本草皆云定喘止嗽。蓋以肺中有寔熱。寔邪者。用此瀉之。則肺清寧而喘嗽止。若無寔邪。寔熱而亦瀉之。則瀉其正矣。瀉其正。則肺益虛。而嗽益增矣。嗽益增。則肺益虛。以致氣喘氣短。肺漸開張。不能側卧。而病危矣。當此之時。雖有神仙。亦莫能療。然用參芪補劑。亦能使嗽止熱減。復可側卧。無如遇節氣。必復。終不能收功。蓋由病者之真氣已盡。不能復生。非補劑

之不効也。惟幸瀉藥未至久服，肺氣未盡虧損，兩側皆可
卧者，是真氣尙有一二分，一用參芪可收全効。此所以謂
兄之症爲可治而可賀也。鄭兄聞言豁然，乃問余曰：先生
之言至矣，但補之一字，諸家絕口不言，豈書所不載乎？余
曰：自古至今，何書不載？惟醫者守定相傳歌訣，有書不知
讀，故不明道理，不知變化耳。且無論書之所載云何，卽一
病名亦當顧名思義。旣曰虛損矣，虛則當補，損則當益，不
補不益，何以治虛損爲？今不惟不補不益而已，猶且清之
瀉之，使虛者愈虛，損者愈損，不知此種治法又出自何書？

叔時輩以內經明言氣血皆虛俗醫但云是火晚種非不言火但究其火之原由于虛此治之所以分霄壤而人鬼之所由分閱也時醫沿溺必不用參總由未明此旨

是何傳授內經曰陰虛生內熱則發熱為陰虛矣又曰勞則喘且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氣耗則氣虛矣氣虛即是陽虛陰虛即是血虛陰陽氣血兩虛有不補而得生者乎既當補矣有捨參芪而能補者乎俗見又云癆症陰虛但當補陰不宜用參芪以補陽抑知陰藥多滯必得陽藥以宣之而陰血始生所謂孤陰不生也況本草明言人參補陽而生陰是參之為物雖曰補陽其寔生陰俗說謂補陽則陽亢而陰益竭殊不知久虛元氣衰微補陽陽亦未必即回又安從得亢况補陽正所以生陰而陰何得反竭且

人參味甘微苦其故補陽微苦所以生陰



如一方中又非單用參芪一二味必有陰分之藥相濟陽
更虛者陽藥居其六七陰藥居其三四陰更虛者陰藥居
其六七陽藥居其三四此至平至妥至中至正不易之則
也何栢齋云虛損甚者真火已虧寒涼之藥豈能使之化
爲精血以補其虛乎東垣曰甘溫能除大熱又曰血脫必
益氣又曰虛者必補以人參之甘溫陽生陰長之理也葛
可久世稱治癆神工所著諸方用參者十有其八朱丹溪
王補陰者也而治癆之方用參亦十有其七甚至有用人
參膏十餘斤而損症得活者丹溪之書可據也其他方書

充棟用參用補一切中人情可考何至今日醫家一遇虛損必云

有火不可補病者每先自疑爲有火矣醫者又以有火之

言之慘然

言投之遂相契合信服清瀉之劑無止無休以至沉錮而

不可救良可慨也虛癆之症固不敢謂無火然火有虛實

之分非可一味用清丹溪云實火宜瀉苓連之屬虛火宜

補參芪之屬試問虛損之症既失其血矣又發熱蒸灼其

陰矣又久嗽傷其肺矣又出汗吐痰重損其精液元氣矣

其火豈猶是實火乎而曰爲清之瀉之可乎今人動言遵

尚丹溪至丹溪所云虛火可補及彼用參治癆之法並未



一語定機
千古之機

痛切意之
既藉之矣
心可觀矣

夢見即云遵丹溪之滋陰而四物湯亦未見用當歸為養
血要藥又且屏絕其所以遵丹溪者果遵何道乎是不可
解也醫者每云人身之中火居其二故宜用清不知所謂
火居其二者火分君相君火少陰相火少陽各有所屬并
謂多一火以為害于身中也况臟腑各分陰陽五行各居
其二如胆屬少陽甲木肝屬厥陰乙木胃屬陽明戊土脾
屬太陰己土大腸屬陽明庚金肺屬太陰辛金膀胱屬太
陽壬水腎屬少陰癸水五行各居其二何獨謂火有二昧
者不解時醫執為秘傳之語恣意用清彼意蓋以火不滅

此近景
務必至之
弊

醫馬金初集
二卷

則病不已也。吾以爲病不死，則火不滅，何也？實火一瀉，即平虛火愈清，愈起。所謂虛火者，本因乎虛，而火乃起。則一補其虛，而火自降矣。若清之瀉之，真元愈虛，而火愈炎。醫者見其火勢愈炎，必不悟清瀉之害，反謂前之涼味尚輕，更加黃連大苦寒者，以折之，致胃氣立敗，元氣頓盡而死。在旦夕矣。必至是而虛火乃滅耳。此余所目擊心傷而無可如何者也。故凡見用清瀉之劑者，百人百死，千人千死，是七、不勝枚舉，有心者能不爲之惻然。無一得活。遠觀近覽，可數而知也。是豈虛癆爲必死之症哉？非也。余于此種症，不論病起遠近，但肝肺未損，兩側可臥。

審無實邪者，即以參芪歸地之類補之。服後脈數必平，浮火必降，痰少嗽止，熱退食進，可取効于崇朝，可收功于經月。此用補之法，非有意矯異時流，一一仰體古聖賢苦心救世，諄諄垂訓之意，寔爲不易之良法。萬萬無可致疑者也。鄭兄聞言，深服，遂爲定方，用當歸、生地、丹皮、阿膠、扁豆、山藥、甘草、橘紅、貝母、麥冬、黃芪、人參，服四劑而喘定，嗽減，痰少，血止，熱退，進食，再倍用參芪，去貝母、麥冬，加白朮，服四十餘劑而全愈。余起此等症甚多，雖病之淺深不同，藥之輕重不一，要之大旨不離乎是，則用補之法，百發百中。

屢試屢驗者也。今醫家必謂參芪不可服，必謂有火不可補，必謂清瀉之法爲家傳秘奧，必謂用參芪爲孟浪明刻大驗，而猶嘖嘖然議之，眞所謂舉國皆狂，反以一人之狂爲狂者也。余性最惜人命，故因鄭兄之問，不覺痛切言之。知庸流聞之，必相吐罵，而明者聞之，必以爲實獲我心也。壬戌夏月，過石橋肆中，一僕婦年二十餘，咳嗽四個月，月事兩月不通，痰中有血，服藥愈甚，群目爲癆症不治矣。余診之，右寸沉緊，左關弦洪。余曰：此由受寒起，寒閉入肺，不得宣通，輒以爲癆而滋之潤之，寒愈不得出，則嗽愈甚。今

汪起頭曰
余在石浦
見此症人
皆謂成眞
勢不可治
矣晚菴以
此四劑瘳
之豈得不
令人嘆服

本非癆久之嗽虛則成眞癆矣此癆之由醫而成者也其
經閉者由嗽久氣從上提故不下行與血枯經閉者不同
余爲定方用細辛蘇梗前胡半夏曲茯苓橘紅甘草桔梗
蘇子丹皮牛膝桃仁囑服四劑四劑未服畢而嗽全止經
亦通矣

郡城許兄字左黃余同進密友也壬戌秋月以簡召余爲
其尊嫂診視云是時氣大熱症細詢其病狀云自某日感
寒發熱起服藥已愈旋復大汗大熱嗣是每日午後即發
熱其熱如燔炭口乾索飲至五更時熱漸退汗出淋漓今

已發熱約二十日矣。諸醫皆云是熱症。每日用川連三分。已服十餘劑。不惟無效。且勢益增重。諸先生又云是熱極之症。因起初不曾用清。今清遲了。故清不開。日內仍重用黃連。餘則花粉、黃芩、麥冬、貝母、山枝、柴胡之屬。此四五日來。人事昏憤。耳聾。口不能言。喉間痰湧。又兼咳嗽。數日未進飲食。余爲診其脈。右脈浮而軟。左脈細如蛛絲。余曰。此大虛之症也。何得誤作熱治。日服黃連。侵削其元氣。故益增劇矣。否則不若是其篤也。左兄初猶不信。是虛。余乃爲辨曰。右脈虛浮而軟。氣分大虛。所以出汗。左脈細則陰分

論病源流

一絲不欠

恍惚而談

無一字矯

強摠由李

問充見識

透道理明

心思細密

耳

史虧所以發熱。初因陰虛而發熱，繼因發熱益灼其陰，故陰血愈虛而脉細。且無論脉，只以症論：午後交陰分而熱，五更交陽分而退，此陰虛發熱之証，顯然易見也。奈何誤作熱症治之，直以大苦大寒之藥，既折其陽，又損其陰，至腎氣受虧而耳聾矣。脾胃受傷而飲食不進，液化為痰矣。人事昏憤，由久熱神昏，汗多心無主耳。非養陰何以退熱？非退熱何由得人事清爽？非健脾何由食進？非補中氣痰涎何由吐得出？非大養腎氣何由得耳開？遂用人參一錢、黃芪二錢、當歸生地各三錢、白朮一錢、五分、山萸、枸杞各

。時流又要一散馬。

一錢半夏胆星各八分加姜汁五匙與藥二劑第三日左
兄作札致謝云承惠妙劑其對症如針芥之投服後人事
頓清嗽減能吐出痰喉中痰聲不响耳微能聞服頭劑是
夜夜半即退熱思飲食今熱已全退口反不作渴亦不索
飲前服眾醫清熱藥十餘日而增劇者服兄補藥一劑而
立効可稱神矣弟于心實感再造之德而于力愧無涓埃
之報所恃知我有年誠不啻涵如海而養如春也永好之
銘豈區區投報之迹所能罄哉不揣厚顏仍懇惠臨診視
加減諒蒙始終主全不我遐棄也外花卉一幅係宋元人